加勒比海的美國醫學生

THE OUTCASTS FROM THE CARIBBEAN

許新協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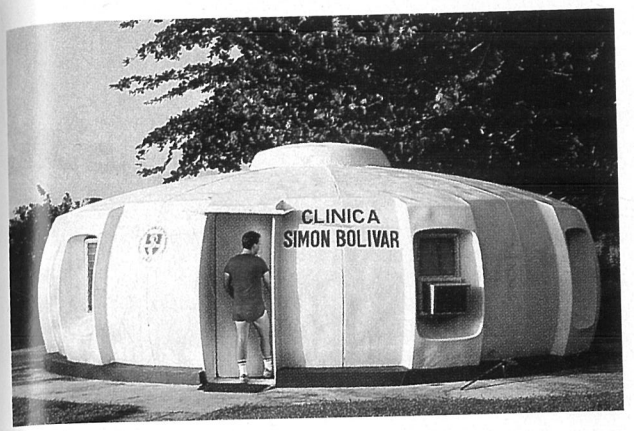
——濱臨「加勒比海」的醫學院畢業生，雖然他們可以而且也願意在那些美國正統教育訓練出來的醫生們所不願去的地方行醫實習，但是他們仍然受到醫師公會組織的輕視排斥。

如果你想到達聖喬治醫學院並欣賞明媚風光的方法，就是赤足沿著大安溪地海岸的白沙愉悅地漫步，如此你將看到閃爍著碧藍海水和壯麗景觀的聖喬治市—— 橫跨格瑞納達的首都。這個有著寬廣海岸的美麗校園一直是大安溪地人民避暑度假的好地方。在那裏，有超過三百名的明日醫師，他們絕大多數是在美國本土無法取得進入醫學院的資格，或是需爲考試而死背強記等原因而沒有提出申請入學的美國人民。在這裏，當他們溫習課業的時候，他們經常穿著泳衣躺臥在浴巾上，或是坐在衝浪板上，享受讀書的樂趣。

另外一種到聖喬治市的方法是經由陸路，雖然沒有前者的浪漫，却能對當地有一種較眞實的感受。來到這學校，你會經過一間看起來像洗車庫的建築物（解剖結構系），一個游泳池，一列摩托車，一部滿蓋灰塵的吉普車，一間小木屋，一棟由委內瑞拉贈送的診所，以及於 1883 年曾遭美軍機關槍掃射的宿舍。這整個學校的盡頭是個庭院，在那裏，有一面公告板上會釘有類似以下的消息：「五本神解考題只賣 10 東加（幣制單位）」，「藥理學考古題 30 東加」。雖然，這對那些在傳統環境下獲得碩士學位的醫師們可能是難以置信的，但這確確實實是間有名稱的醫學院。自從於 1977 在爭論聲中設立，迄今已有1121個畢業生，且絕大多數是在美國開業行醫。

這對他們來說確實不是件易事：除了必須在一個第三世界的環境中唸書以外，他們還得承受那些一直不斷的猛烈抨擊——「這種學校有的只是劣等課程、不良設備、以及像狡兎般精力旺盛的支持者罷了！」這類話題的本身正是起源於正規醫學教育者所對他們產生的排斥。

對聖喬治醫學院來說，停止敵意的攻訐是非常迫切的。儘管聖喬治醫學院本身有些不完善或缺失之處，但醫師團體還是得承認聖喬治醫學院的水準仍然可以達到與美國



醫學院相比擬的程度，況且該校的許多學生還以身爲聖喬治醫學院的學生爲榮。

在經過努力改進和不斷游說之後，紐約州教育部同意聖喬治醫學院在紐約市的三所教學醫院教授臨床課程，這使得該校三、四年級的學生將可以滿足臨床訓練的要求，這也就是一般爲人所熟知的住院醫師訓練。紐約州教育部的同意使聖喬治醫學院成爲唯一用英文授課，且在紐約及紐澤西擁有州政府所承認的臨床實習校區的外國醫學院。自從 1985 年起，來自聖喬治的學生便開始在該地實習。

這並不意味著聖喬治醫學院是個研讀醫學的好地方，或者說該校學生所受的教育相當於美國最好的醫學院。但是比起在加勒比海岸附近的學校是要好得多了—— 這些爲數約二十左右的濱海學校，大都以「英文授課」爲條件，來吸引那些渴望拿到碩士學位的美國人完成他們的願望，儘管「包括生活費、學費每年需一萬六千美元」。

從二十多年前開始，在國外受教育的醫師因可減輕醫護人員短缺的情形而受到美國的歡迎。其中以歐洲人，亞洲人，中美洲人，以及最近到國外唸書的美國人爲主。到 1983 年已有 112,005 個類似的國外醫學院畢業生在美國開業行醫，佔全美國總醫護人數的 21.6 %，而在這同時，許多想當醫生的美國人却爲美國醫學院所拒絕，難怪他們會抗議道：「爲什麼不阻止這種國外受訓醫生開業的情形？」

這些被拒絕的學生中有些人至義大利，西班牙及墨西哥去就讀醫學院，飽受使用一個不熟悉的語言來研讀之苦。目前，約有兩萬個美國人在國外學習醫學課程，其中大多數是在加勒比海及墨西哥的學校。在那兒，若有說英文的老師可說是一種在原始環境中生活及唸書的補償方式。

加勒比海的學校是很特別的，它們已成爲美國醫學院組織一個頭痛的問題。因爲在濱海的學校中，認可的標準和教授的課程有大幅度的不同，在美國已有許多州立有關部門設法限制他們的畢業生獲得醫師執照，而醫事當局也一再聲明說那些沒有取得執照的「密醫」是無法眞正達到一個醫師的要求。但由於外國醫學院畢業生的人數快速增加，使得州立機構忙得不可開交，因爲要對這些申請者的資格做審核乃是相當耗時且困難的工作。

測知一個學校品質的方法就是視該校學生在他們行醫前所必須通過的「標準考試」中的表現而定。另一種評估的方法是看該校有多少可轉入美國學校，而不必重唸一年的資優生。從這兩方面來看，聖喬治醫學院顯然是所有濱海學校中表現最佳的。

在教育水準上，它可能是一間較不具知名度的學校。這學校在去年 450個申請入學者中，只有接受了 123 個學生，而它的畢業生並不是像一些惡意評擊者所暗示的「庸醫」。他們中有相當可觀比例的人已在美國內陸城市的大醫院中擔任主治醫師。假如說判斷一個醫師的好壞是根據他所能應用的科學知識和對病人治療的醫術，那麼依據醫院主管對多數的聖喬治醫學院畢業生所做的觀察，他們都是還不錯的。

「這學校有它驚人的成就！」聖喬治醫學院的副院長喬福利・伯納說道，他是一個 77 歲享有國際聲譽的奧籍營養學研究員。他並不是個醫生，但伯納說這是無關緊要的，他還說我們所受的反對意見對我們的學校是不會有什麼影響的。「這純粹是政治因素及醫學機構本身因我們的好而自生恐慌的，我們的畢業生很優秀，而我們也盡量只用大學校花費中的少數金錢來辦好它。」

確實，在 1985 年，在美國醫院中超過 74,500 名住院醫師中的 5,500 名是外國人， 6,800 名是美國籍的 FMGs（國外畢業生）。甚至，根據 1985 年的報導，有 1209 名的住院醫師訓練課程的人員，超過 25 %的人員是由國外畢業生，外國人和美國人所共同組成。

如之，評論指出醫生短缺的情形已經消失了，事實上更有過量的情形發生，如此導致美國醫學院在接受學生方面降低人數。同時，爲了應付過量的情形，對於那些已在美國行醫的外國醫生的移民也有了更嚴格的控制，像現在已有了更嚴格的規定來管理那些已在美國結束實習課程而繼續留在美國的人。

但是，因爲移民法使得外籍醫生難以在美國開業行醫，相對地，在國外受訓的美國人便氾濫似地回到了祖國。這些非外籍的 FMGs 說他們喜歡在美國本土訓練出來的醫生所不願去的地方開業，許多本土醫師們總是不去那些眞正需要他們的地方。儘管有名的醫院已發生過量的情形，在鄉下地方及內陸城市仍有醫生嚴重短缺的情形發生。事實上，來自聖喬治醫學院的醫師大多能在內陸城市的醫院裏找到工作，這就表示仍有他們存在的空間。

史丹利・雪貝醫師乃是馬索迪斯醫院的院長，這間醫





院擁有100年的歷史，514個床位，也是在紐約允許聖喬治醫學院畢業生實習的教學醫院之一。他強調說：「所有FMGs 中，聖喬治的畢業生可說是最優秀的，我們醫院主管級的醫師有許多是來自該校的資優生，像我們現在的傳染病主治醫生便是一例。」

在紐約聖約翰・艾匹斯醫院實習12 週的馬克・塞衛（來自聖喬治醫學院），他說：「我無法告訴你，能在這裡實習是多麼快樂的事，過去我不知道該去要求什麼，但是現在我擁有了一切。在這裡我所能獲得醫術比在其他著名的醫院更多，我們有自信── 我們是優秀的。」

然而，醫學機構對聖喬治的評估還是不公平的，它有很好的理由可以感覺出是因爲濱海其它學校的原因，這些學校中有許多是不名譽的。有許多缺乏嚴格的入學許可要求，醫學設備、圖書館、實驗器材和符合資格的教授。解剖室的屍體曾發生短缺，或因使用年限太長而無法辨別神經、動脈和靜脈。

在教授方面，他們當中有許多是以觀光客的身份在當地執教，因視教課浪費了他們的假期而常常缺席，至於學生翹課也因過度擁擠而不去管它。共用顯微鏡，X光機常損害，組織標本放在食品罐中也是常常可見的事。

一位於1983 年參觀多明尼加、羅斯大學的記者描述說：在病理系裏，有一個卵巢，一個胎兒，和一些標本在罐子裡浮動著。1984 年另一位記者發現，在聖露西亞有一所叫做史巴坦健康大學，只有兩位專任教授，一間擺放幾張粗質木桌的微生物實驗室，還有一間生理、生化兩系共用的房間。

濱海學校的名聲受到最嚴重的打擊是發生在1982 年間，美國郵政調查員在多明尼加發現有一些學校是使用僞證件的。據報導，有位護士付了16,000 美元的學費從未上過一堂課，便取得技術研究大學中心所頒予的碩士學位和八學期的醫學院學分。在這學校關門後，美國當局逮捕了一位中間人，他承認提供給按摩師、護師、紓劑師和其他健康從業人員的假副本，並替165名顧客安排假學分。

但這些醜聞對濱海學校所帶來的傷害，比起美國醫學界和司法界所提出的批評還是小得多了，從過去以來，議會一直設法去遏止那些濱海學校。到目前爲止，立法所採取的途徑只對那些學校造成一股小的衝擊力而已，也只有少數幾間學校關門停止招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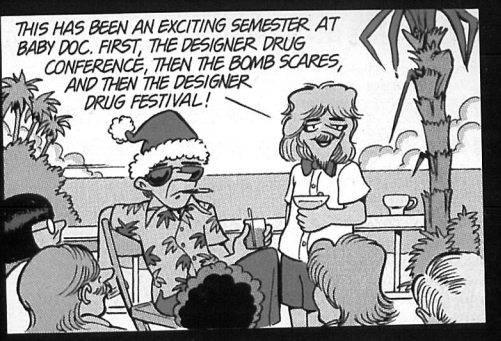
較有效的方法是提高對外國醫學士考試的測驗難度，而且，在獲得美國住院醫師實習課程前該校必須符合各項要求，並受嚴格的審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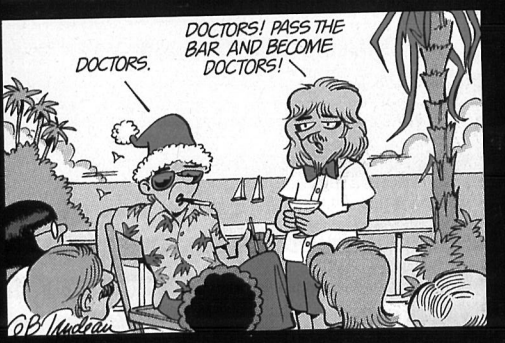
經過這麼多年來，聖喬治醫學院的學生在所有來自濱海學校的學生參加測試中，總是排名第一，自1969 至1982 年，該校學生通過測試的比例是84.6 %，這比例使得該校在所有外國醫學院中排名第二，僅次於鐵亞衛的匹科爾醫學院。

1984 年6月，美國考試機構ECFMG 提出了更難的測試，比舊的測試足足多了兩倍（除了英文題目外，另加900題）要通過此項測試得花更多的精力和元氣。這使得從加勒比海及墨西哥學校來的學生能考完這項測試的人已經減少了。但相對的，聖喬治醫學院的學生卻反而有考更好的趨勢，最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第一次聖喬治的學









生參加轉學考時，該校的一名學生獲得了第一名。這項消息大大地震驚了美國的醫學界。伯納說道：「我們現在算是對他們樹成威脅了，而這也就是所有不愉快的根源，他們很難相信到這裡的孩子可以有如此優異的表現。」

伯納特別提到約翰・庫伯先生，他是去年剛從美國醫學院聯盟（AAMC）的總裁退休下來，他也是個國際有名的醫學教育專家，在醫學雜誌上發表過250篇論文，擁有11 項榮譽學位的頭銜，並擔任每一個你說得出名字來的聯邦機構的顧問。

庫伯對外國醫學院有較低的評價，特別是那些濱海的學校。他強調他的評論是非官方的，也不代表AAMC ，而且他也未曾參觀過這些濱海學校。他說，在1968 年到1980 年，進入美國醫學院的學生人數每年都倍增，到了將近17 ,000 人之多，在1990 年前，醫生／人口的比數將從60年代的140 ／ 100000 增到250 ／ 100000，他指出國會說美國有太多的醫生，這正和聯邦保健部門的官員說法一致。

傳統上，在每個地方的醫學院都有三到四名的申請者，如今只剩2名，「所以我認爲你會輕易地說我們並不需要外籍的醫生或美國籍的FMGs來迎合國家的須求。即使我們眞的需要更多的醫生，毫無困難的我們可以核准更多的申請者進入我們自己的學校，在70 年代中期，我們就曾以這種方式來應變醫生短缺的情形。而現在，爲了應付醫生過剩的問題，我們降低自己高品質學校的招生量，在這同時，逼使許多學生去讀那些無法與我們相比擬的三流學校，這看起來不是有點離譜嗎？」

但是有關他們的一些學生在資格考試中獲得高分，這該做何解釋呢？庫伯說：「好的！關於這點，我認爲光是通過一項筆試並不能證實一個學校的教育品質。在美國，我們爲了確保教育課程的品質所做的努力，他們是無法與我們相較量的，當然這也是我們在醫學上有卓越成就的原因。在那些地方沒有良好的設備和課程，他們所能做的只是帶著書本坐在教室裏頭罷了！光是背誦書本上的知識是不足以讓你將之轉化成醫學技術的，而且這些學校的臨床訓練非常不足。」

喬斯・摩狄卡和一群醫師朋友共同投資創建聖喬治醫學院，他曾被30 個醫學院所拒絕，於是他到西班牙奧維也多大學唸了一年的醫學課程，現在40 歲的他，正是聖喬治醫學院的校長及所有權人。

當他聽了庫伯這番話後很不滿地說：「我是個搞生意的人嗎？爲什麼？就是因爲我沒有碩士學位，甚至沒有辦法在一間小有名氣的大學唸書？庫伯才是生意人呢！他僅僅只顧慮到他自己學校的畢業生。他所做的評論是不公平的，他應該向我們的學生道歉。」

一位醫生更指出，有些內陸城市的醫院幾乎完全依賴聖喬治醫學院的畢業生，因爲從美國學校畢業者沒有人想去那裏。他補充道，自從1981 年起，已有超過700名的聖喬治學生轉學到70 多所美國醫學院，而其中大多是已在聖喬治完成兩年的基礎課程。他說：「當我們正受到AAMC 攻訐的時候，醫學院的校長正在搶我們的轉學生；而當紐約醫院拒絕我們的學生時，紐澤西正使用相同的審核程序給予我們州政府通過的訓練實習課程，並且我們

的學生也正在加入聯合大公國的醫院，這簡直是不可思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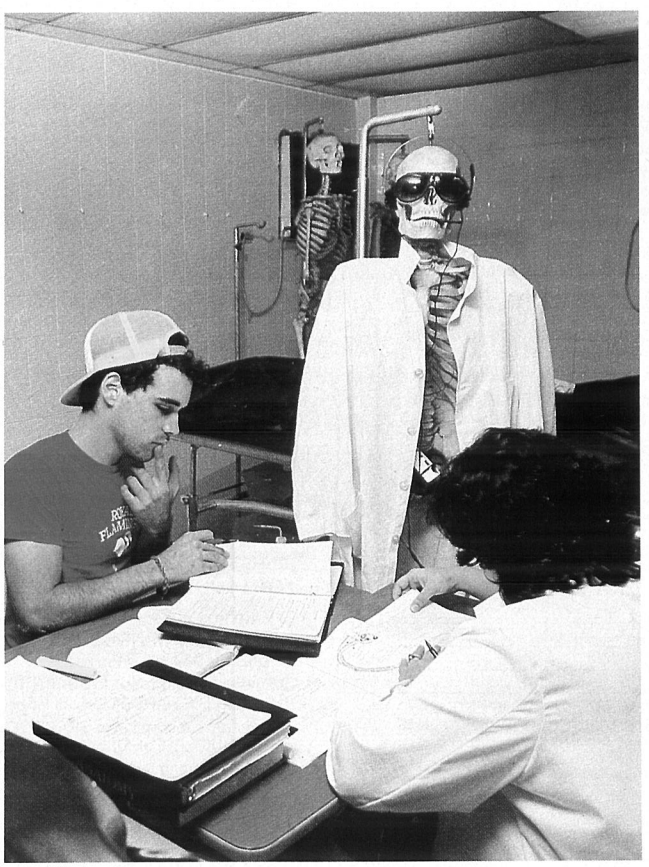
像這樣充滿矛盾的事情不斷地發生，正如醫學機構所說的，他們正設法防止那些從下等醫學院畢業的醫生開業。不可否認的，美國醫護人員的數目自從 1960 年來已增加了兩倍，在 1985 年已接近 500,000 人，而在 2000 年前將可達到 700,000 人左右。但是當伯納聽到〝醫師飽和〞的說法時，他激動地說：「當你還必須花兩個小時在候診室排隊時，這就是說明了醫生已呈飽和狀態的情形嗎？我相信只有當醫師開始在家中打問診電話時，才會有所謂的過剩情形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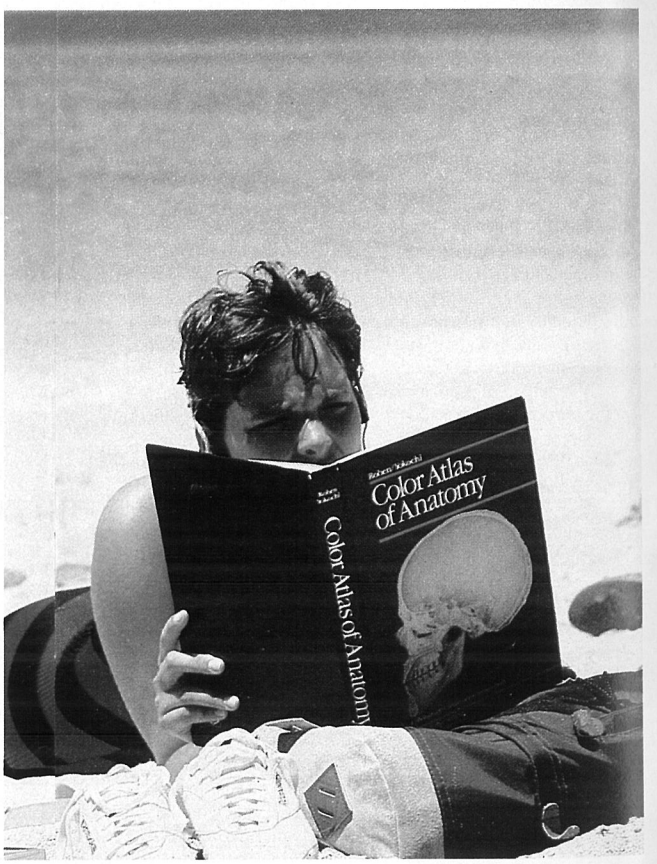
以他的觀點，這不僅僅是某些地區渴求合格的濱海畢業生在美國行醫，另一原因是在美國受教育的醫生不願從事基層的醫療工作，他們由於受到較高薪酬的誘惑，或爲追求名位，許多醫學生只願去聽一些有關開業迫切需要的課，對於基層醫療的課卻不屑一顧，依據美國家庭醫師學會的統計，僅僅只有 12 %的行醫者是家庭醫師，理想的狀況應該是 25 %才合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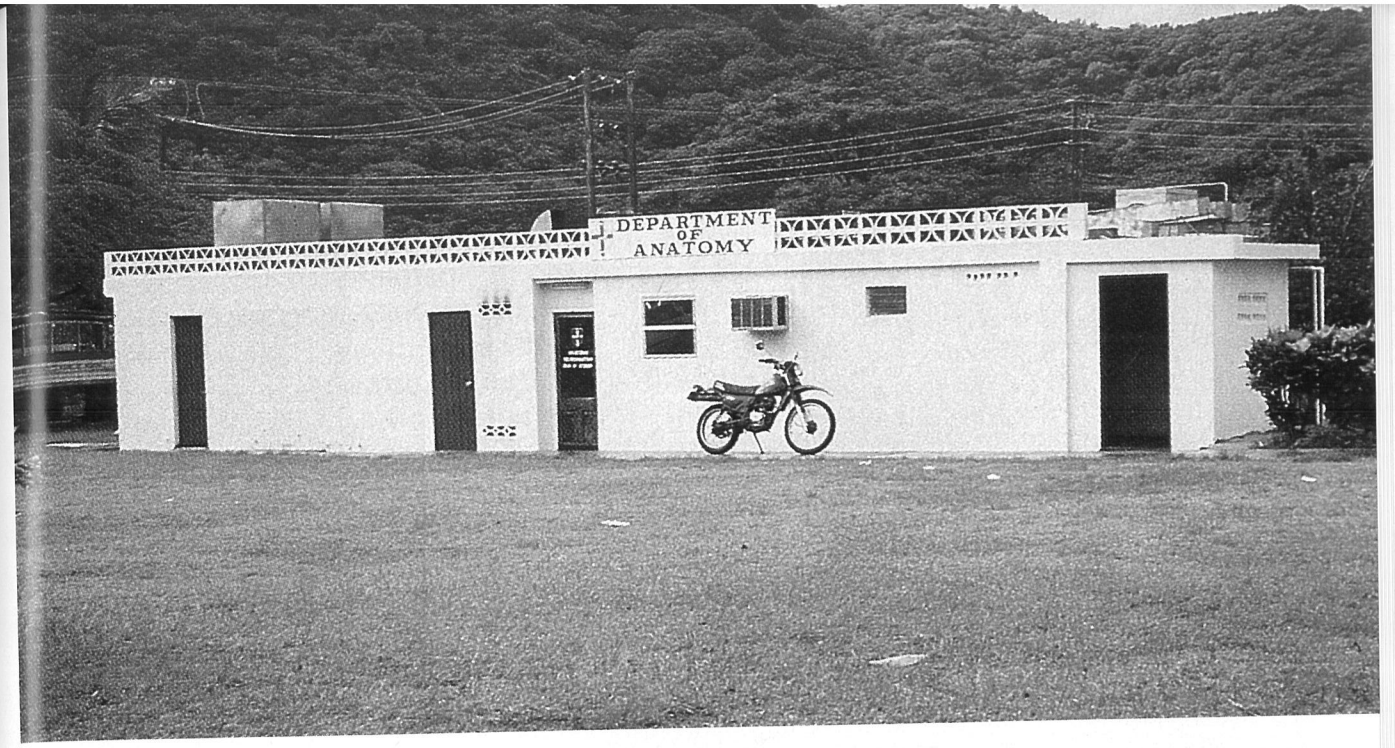
27 歲的伊利莎白・路易已經結束在聖喬治五個學期的課程，現在正在尋求一個實習的機會。就像她的許多同學一樣，當她入學時她比一般醫學院的平均年齡稍大。又正如許多其它濱海學校的學生，路易遠比一般的學生優秀，他擁有生物和英國文學的雙重學士學位，以及生物科學的碩士學位。在她獲得聖喬治的入學許可之前，她曾被兩所美國醫學院拒絕過，甚至她的教授還告訴她此路不可行，應考慮其他事情的話，但她還是去申請聖喬治醫學院。

「我不會誇口地向你說我們這裡有優秀的教授」，她說道，「那並不是眞的，但我們有一些出色的教授，他們的教課遠比你所期望的要好得多，在這裡生活和唸書有時是非常艱苦的，但是我們覺得很值得，而我對我的決定也決不後悔。」

「我來自一個小鎭，而我也想回到小鎭去行醫。或許在紐約和波斯頓會發生醫生過剩的情形，但在蒙大拿、懷俄明和愛達荷絕不會如此。你認爲會有多少次的病人將會進來問你『你是在那唸醫學院的呢？』以我所知道在西俄勒岡的一個小鎭來說，那裡有一間醫院，兩個兄弟醫師，年輕的一個 75 歲，他們急欲渴望退休，我想我可以幫他們完成願望。我的兄長已經跑遍了這鄉鎭的所有商店，我的嫂子是個藥劑師，而我是個醫師，我們可以把這個地方改名爲路易村。」







丹尼・律西亞地是出生於布魯克林，而想在曼漢坦行醫的醫生，他在那裏有間很體面的診所，他也是來自聖喬治醫學院，他在紐約州立大學取得生物學士學位後到格瑞納達讀了一年的醫學課程，而後在長島教學醫院擔任住院醫生，他談到有關身爲一個外國醫學畢業生的殘酷事實。

「你會永遠記得的。當找人寫封介紹信的時候，他們總會寫說〝律西亞地醫生，雖然來自聖喬治醫院畢業，但他仍以此爲榮。〞等等的話。你會感覺得到醫院對美國畢業學生的偏好，而他們也總是被假定爲較優秀的。我會贊同說從哥倫比亞和可涅爾出來的畢業學生大體而言是較好的，但是像下州、密哈瑞、紐約醫學院這些學校，他們中有些是和聖喬治醫學院出來的一樣。」

「又有一次，在應徵醫院工作而面試的時候，有個人直接了當地告訴我說他是東印度人，他想僱用我，但他却不被允許去錄用一個從國外醫學院畢業的美國人。他們從外國學校選用外國人，但絕不是我們。這會使你迷惑，特別是在你想到有些歐洲國家中，任何人都可以進到醫學院唸書，而你第一年和一群二千個十八、九歲小伙子一起上課，他們中有半數像是擱淺在地獄中一般。當你無法對自我做批判時，這確實是相當殘酷的事實。他們只因爲你曾到外島唸書而拒絕你。」

「現在我眞的有一張可以行醫的執照，並享有醫院的特權，但他們中有些人却沒有，這點是很重要的，因爲假如你有一個病人，除非你把他介紹給另一個醫生，否則你無法把他留在醫院裡。而你也不能像整型外科、皮膚科、麻醉科醫生一樣賺大錢。」

雖然美國的FMGs 可能受到輕視，但他們仍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約翰・可維克是紐澤西愛克醫學中心的住院部主任，負責訓練許多的聖喬治醫學生，他認爲：雖然他們的臨床經驗開始的比較晚，但他們的基礎醫學仍是較來自其它加勒比和墨西哥、歐洲的大部分FMGs 要好得多。「問題是大家都認爲任何國外學校都是較差的」他說，「有許多的美國年輕人在聖喬治獲得好的基礎訓練，然後回到這裡後，我們却說〝我們不需要他們〞。然而我們却喜歡雇用外國土生土長的畢業生，儘管根據我們的標準，他們在其國內所受的訓練比我們差，我們仍張開雙臂歡迎他們，這對我來說是一點意義也沒有。」

現在的FMGs ，包括美國人和外國人，已變得較會爲自己要求更好的福利待遇，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這股爭取權益的力量，有些竟是來自於他們與醫學組織間的密切關係。雖然美國醫學組織（AMA ）並沒有公佈，但約佔有35 %的會員是FMGs ，他們中大多數是外國人。據估計約有25 %在國外唸醫學院的美國人（FMGs ）是醫生的兒子或女兒，他們中有許多也是屬於AMA 的會員。

去年，在一個特別的AMA 委員會審議有關對FMGs 的政策前，有一群美國和外國的FMGs 提出控訴說他們是〝醫學歧視下的犧牲者〞。另外，他們也抱怨著AMA 並沒有相對於他們所付的會費而爲他們申張爭取權益。在AMA 理事部門，他們成立一個FMGs 代表團，負責處理AMA 對外國畢業生的政策，同時也要求一個一致的國家醫學執照審核系統，而不管其來自那所學校的訓練課程。

安東尼・杜涅沙是個醫生兼ACIP 的行政部門主任，他說：「我們需要一個既可以評估個人又不會有學校資格認定問題的強力系統，假如每個人都是依據他的能力來評估他，那麼，不管他們是來自哈佛、耶魯或是來自菲律賓的大學都無所謂了。」